



【 中 】

玉

y u l a n

兰

林吟／著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

玉兰



I 247
62:2

• 1352910

玉

y u l a n

兰



【 中 】

林吟／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玉 兰

(中)

林 吟 著

此书写给二十世纪的母亲们

(中)

林 吟 著

此书写给二十世纪的母亲们

第五十一章

何江玉学习结束的时候,金银路边冬青树上的花也开了,散着股醉人的浓香。何江玉是以前的高中生,基础自是好的,这半年的学习从没有让她犯过难,学习一结束,她就分到了新建好的百货大楼工作。百货大楼是国家大商店,在城里的中心,阳城人要买大东西,都是往这里去的。国家的店,是国家的形象,能在这里工作,脸上自是添了许多光彩。

何江玉回到金银路的家时,是陶芳与万淑珍这两个大肚子先看见的,玉兰没有在。金银路有一家的大小两个老婆吵闹得厉害,男人又是个不善言语的广东人,见两个婆娘吵,就只会摔东西,把家里能摔得响的东西都摔了,玉兰与李阿姨、康妈妈听说了,便去调解,下午回家听到隔壁有动静,才知何江玉回来了。玉兰忙推了何江玉的家门,见何江玉正坐着看书,便高兴地道:回来了?何江玉抬头,见是玉兰,就淡淡地笑道:回来了,来,坐着吧。玉兰坐了,说:回了好,大双、小双想你了呢。何江玉说:我走这些时间,烦你照顾,只是学习起来忙,总没有时间回,现在见了这家,眼都生了。玉兰笑道:算算也有一百多天呢,哪有眼不生的。又说:你这一回好了,老史也免得饥一顿饱一顿的,大双、小双也不会天一擦黑,就坐着想妈妈了。何江玉勉强地笑了一下,说:明天我就要去百货大楼报到,以后也是忙的。玉兰说:以后再忙,天黑了总是要回家的,娃也不用那么想你。何江玉嘴角只翘了一下,没说话,眼睛只瞟了手上的书。玉兰本就觉得今天说话艰难,见她这样,心中顿生不





快,又不好说些什么,便告辞了出来。到灶房边做着饭边想:真是本性难移呢!又现出当初史云霄升营长那会儿的味儿来了!想着心里就有些难受:要不是生了荷亭,去学习的是我而不是她何江玉,现在倒被人看做低了一等了!罢,罢,这也是命呢!她回了就好,免得我每天还要为了大双、小双操心的。

兰亭放学后回了家,大双、小双也回了家。隔了板壁,玉兰听见大双、小双惊喜地叫着妈妈,也不知何江玉厉声说了些什么,屋里便静了下来,再没有声音。今天的小院反显得比平日静了许多,没有了大双、小双跳出跳进的影子。玉兰心想:世上学什么都容易的,只怕是学做人最难了。西面的山在晚霞映衬下是一抹浓黑的时候,史云霄挑了修鞋的挑子回来了,见玉兰开了门在吃饭,而屋中没有大双、小双的身影,便迅速地把眼睛往自己的屋门口瞄了一下,然后又笑着冲玉兰小声而神秘地说:我猜着她这两天就该回的!玉兰笑着点点头,史云霄便往自己家里走去。一会儿就听见史云霄欢快的大嗓门:回了?屋里只大双、小双的呼叫“爸爸”的声音,再没有其他应答的声音。这一晚上,隔壁都静静的。玉兰好生不解:何江玉是怎的了?离家半年,回来连个热脸子也没有的!

第二天一早,是何江玉先出的门。玉兰在晒着被荷亭尿湿的被子时看见她。何江玉见了玉兰,只笑笑,就走了。何江玉穿了件半旧的很合体的列宁装,头发用夹子夹在了脑后,额前有一排垂丝刘海,看上去很年轻,也很漂亮。玉兰看了心想:参加工作真是比在家强,人也显精神了。要不是这个家,这几个娃,我也一样去参加工作的。这时史云霄挑了挑子走出门来,见了玉兰勉强笑笑,脸上有些淡淡的灰色。万淑珍见了叫起来:老史,你家何江玉都吃公家饭了你还摆鞋摊子干哪样?就在家照顾娃,等她找钱回来过就行了嘛!史云霄听了竟勃然大怒,说:她找她的,我找我的!说完便走了。万淑珍不满地说:大清早的,气还冲得很呢,受了婆娘的气也不必往我身上发的!转了脸对屋里吼道:招弟,你还不快点把

桌子抹了,一天只会发呆的!陶芳只静静地坐在门口搓了孟铁匠的衣服,低头窃笑。玉兰看了史云霄背影心想:两人是一路的,都进城,竟分开走,真是难走在一起的。

兰亭、孟桃、大双、小双他们刚去上学不久,周老头也提了烟卷架子和小板凳往街上去,万淑珍喊道:周老头,不要又顾了捉虱子忘了卖香烟啊!玉兰与陶芳都笑了起来。玉兰说:大热的天,把衬衣棉衣拿来洗洗煮煮,就不长了嘛,只捉得费力。周老头笑着说:不捉虱子,我这时间也不好混的,再说捉虱也不是丑事,古时也是名士的一桩风流呢!孟铁匠正好从后门走出来,笑说:以后也不叫你周老头了,就叫你清乡队长,清剿虱子的!女人们大笑起来。周老头笑说:可以可以,我也当回什么长了!说了提着烟卷架子走出巷口。女人们便说:衣服上的虱子好整的,只怕长在头上就难整了。万淑珍说:长头上的也不难整,我老家的人就将橄榄核埋在头发里,睡两夜橄榄核爆开了,虱子也震死了。陶芳说:只怕不行,虱子震死了,虱子蛋还在呢。玉兰说:放盐水里泡泡怎么样?怕是要好些。

女人们从虱子扯到夏天要做的衣服上,又说到阳灵山要修的动物园,不觉就日上三竿了。女人们起身回家去做饭,忽见周老头从巷口走了回来,笑着说:还不赶快进城去看,捉到个大虱子呢!女人们笑说:谁又在给你讲捉虱子,我们讲的是要来阳城的大老虎呢!周老头说:真是个大虱子呢,美蒋特务,吃了美国造的药,变成了女人藏起来,不想两年了,没有药了,男人本像就露了出来,看瞒不过,便去公安局坦白了。女人们听了大惊:真有这等事?周老头说:哪个骗人呢,这也是能编得出的?我这就要去看。女人们忙问:公安局在哪里?周老头说:走过原先的大西门就是。女人们好奇,顾不上做饭了,忙关了门背上娃儿,一齐往大西门那边走去。

真有这么个人呢,在公安局门口右边的那溜红砖平房中的一间里坐着,两个公安人员正在审讯他。这间审讯室的窗户外站满



了人,靠近窗口的看着不想走,后面的又看不见,急了也不敢大声嚷,只在那里挤着。一个小公安走过来微笑着说:看到了的就走了好不,让后面的人也看看。人群就静了下来,靠近窗口的人也顺从地走了出来让开位置。大家就这么一波接一波地走近窗口。玉兰靠近窗口,果然看见屋里有个“女人”。只见这人穿了件白底起小蓝花的衬衫,稍侧了身子坐在一张凳上,正结结巴巴地回答着公安的什么话,有些紧张的样子。她明知窗外有许多人在看,又装作不知,只掏了一张白丝手绢擦汗。那翘起的兰花手指和那婀娜的身姿动作,还有梳了两条短辫子的模样,怎么看都是女人,面上的颧骨也不显得高不显得硬,肤色还白白的,皮肤也细细的,只在说话时,衣领处的那个喉结上下滑动着,仔细看,唇上还有一层青色。不知公安问了句什么,这人忽的用白丝手绢轻轻掩了面,又蘸起泪来,那模样还楚楚动人的,只喉结在那动着让人觉得滑稽。“哈哈……”不知谁大笑起来。正看着的玉兰猛一惊,背上的荷亭也哭闹起来,屋里的那个怪人与审讯的公安也一惊,向窗外望去。原是万淑珍正仰着头哈哈大笑,笑得浑身都在抖,连那大肚子也在抖,正往屋里看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。屋里的公安忙走出来对屋外的小公安说:还是让群众回去吧,开公审大会的时候大家再来看。有人说:到那时再看怕都还原成男人了,没有看头了。那公安说:不会的不会的,我们就要他是这副样子,让群众看看美蒋特务的丑态。这样,众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公安局。

一路上,大家都兴致勃勃地聊着。万淑珍问:吃了那美国药变成女人,会不会生出娃来?陶芳说:真的呢,都变成那样子了,比女人还像女人的!玉兰说:怕不会吧,模样倒是个女人了,肚子里头怕不是女人的。万淑珍说:那药吃了是不是连雀雀也没有了?陶芳只掩了口笑,说:该死的,也是敢说的!玉兰也笑着,说:我也这么想呢,那美国药当真那么灵验,吃了就成了女儿身了?万淑珍说:那美国有没有吃了变成男人的药呢?玉兰摇了摇头说:不知道,



我想变男人比变女人难吧。陶芳说:真有那样的药就好了,我前半辈子做了女人,后半辈子就做男人。玉兰笑说:那孟铁匠呢,你让人家成个嫖夫不成?万淑珍抢着说:那还不简单,让孟铁匠变成女人不就行了?陶芳说:哎,对了,让车老板变成女人,你变成男人;老范变女人,玉兰变男人。把金银路的男人女人全都换过来,那才有意思呢!三人想着这奇妙的变化是一幅怎样的图景,不禁哈哈大笑起来,惹得路人都回过头来看她们。

回到金银路,娃们都已经放学了,玉兰和陶芳赶紧弄火做饭,只万淑珍端了饭碗就吃。有招弟做的呢。隔壁静悄悄的,玉兰忍不住走去看。只见大双、小双呆呆地坐着,小双放了团纸在嘴里嚼着,又吐在地上。玉兰问:妈妈还没有回来?小双说:没有呢,妈妈到百货大楼上班去了。玉兰说:那就来和兰亭一起吃饭。大双、小双赶快站了起来,高兴地跟了玉兰去。正吃着,史云霄挑了挑子回来了,大双、小双忙迎了出去。史云霄不好意思地对玉兰说:又让你费心了。玉兰说:今天你回得这么早?史云霄说:我就知道她不会来照管这两个娃的。玉兰说:怕是忙呢。史云霄说:忙虽也是忙,只怕是心里没有这家了。说着难过地把头转开了。玉兰忙说:不要这么想,搞建设嘛,又要上班又要学习,抽不开身的。史云霄见两个娃进了屋,小声对玉兰说:我有感觉的,人家在这个家里呆不下了。玉兰忙用话截了,说:只是不要胡乱想的,她这个人呢,就是吃不得苦,过过就好的。史云霄说:那就看吧。说着打了招呼,挑了担子进屋去了。

晚上严代表召集了金银路以及周围路段的居民开了个大会,谈的就是美蒋特务伪装潜伏的问题。严代表说:都知道了吧,竟然化装成女人藏了下来!如果不是因为没有药了被发现,有谁会知道他是美蒋特务?在我们阳城,还有几个这样的特务?他们藏在哪儿?不得而知。所以,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,防匪防特。现在的朝鲜战场上烽火连天,台湾也在叫嚣着反攻大陆,我们新生的政权



时刻都处于危险之中。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,如果敌人的阴谋得逞,中国就要回到旧社会去,我们就要重新去过那种动荡的血腥的生活。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,严防匪特,只有这样,才能捍卫我们新生的政权,保住新中国的江山,只有这样,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武力攻击与罪恶企图才不能奏效,而只是一堆泡影!严代表的慷慨陈词赢得一片掌声,虽然她说的话不是人们都能懂的,但她的语调声音让人们热血涌动。她所说的都是事实。白天,大家都去看过这个男扮女装的特务,战乱时的景象每个人都记忆犹新,那样的日子谁会愿意它再回来呢。玉兰微笑地望着严代表,鼓着掌,心想:真不愧是早先就参加了革命的,讲得真好;人又那么年轻,文化又高,真了不起!严代表又说:怎样来保卫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,大家都可以提提建议,群策群力嘛!人群慢慢静了下来,大家都在思考。一会儿有人提议说:成立一个巡逻队,每天每晚在金银路巡查。众人便都点头,这个主意好。又有人提议说:每星期开一次像今天这样的会,对所有的人进行教育,金银路没有几家有收音机,听听这样的会能提高觉悟。大家也都觉得这个方法好。这时一个声音响起来:要我说,对原先家里有人当土匪的,当国民党兵的,要监视,要审查!这些人表面上拥护新民主主义,实际上都痛恨新民主主义,巴不得这个主义垮台,让蒋介石重新回来!顿时,人群静了下来。玉兰悄悄地看了一眼说这话的人。是个小伙子,很面生,穿件白色的短袖布褂,剪着个平头,双目圆睁,似乎正在发怒的样子。玉兰一下觉得自己与这个人群陌生起来,好像自己本就不属于这个人群,却偏偏走了进来。虽然别人不会这么看,甚至都没有一个人看她一眼,但她心里却沉重地意识到:原来自己是属于那个被打倒的旧势力的,而这一点,她在以前从未感觉到过。她感到委屈。我是拥护新政权的,我也吃过旧社会的苦的呢,我对共产党也是很感激的呢……她想说什么,可思绪又很乱,不知从何说起。这时,一个女人的哭腔响了起来:那个死鬼,早

都被打死了的，我和他又没有感情，只在一起住了半个月，莫非也要监视我审查我不是！众人一看，原是黄蝶儿。有人就安慰说：又不是说你，只是提建议呢，不要多心了。玉兰也想说点什么，又一想，现在说这些，人多事多，弄不好大家以后还特别注意你呢；再说，自己与黄蝶儿也不一样，她男人是明着和新生的政权对抗，去当土匪，打解放军，而老范是起义的，没有跟共产党作对，不一样的呢。便不再吭声了。这时严代表说话了：大家提的建议都很好，说明我们群众与新生的政权有感情，拥护这个政权，这就是政治觉悟的体现，有这一点，我就放心了。至于监视审查的问题，我是这样看，只要你是拥护新生的革命政权，拥护共产党，不再与人民为敌的，我们都欢迎。共产党是宽大为怀的，不会把土匪家属国民党兵家属甚至反革命家属赶到敌人的那边去，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走一个坏人，是共产党的一贯作法。只要我们心向共产党，拥护新民主主义，少数反动派一定不能得逞！严代表的话一说完，人群里响起了一片掌声。玉兰觉得自己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：这就是共产党，多有水平，难怪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，真的先就在思想上打败国民党了！共产党我是跟定了的，随它时势以后怎么变，我也是要跟着共产党的！

散会后，人们仍兴奋地谈论着。玉兰却什么也说不出，她只觉得内心还在起伏着，两颊发烫，双手发麻。才走几步，听到身后有人叫：曾玉兰！一回头，原是严代表。玉兰便站下了，说：是严代表呢。严代表笑笑，走了过来。玉兰说：你说的话真好，让人心服。严代表说：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员。玉兰听得出，严代表的话语中有一种自豪。夜风轻轻拂着严代表的短发，月光镀着她的身影，使她又多了些神圣。玉兰有些难为情地说：我那位，原也是国民党的汽车兵呢。严代表说：这我知道，他后来起义了。玉兰惊奇地问：你都知道？严代表说：当然都知道。不过你以后还要努力学习，新社会，不学习是跟不上形势的。玉兰深深地点了点头。严代表说：



我不是为这个事找你的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以后不再做街道工作了，上级要调我去市妇联。玉兰一下就愣住了，两眼盯着严代表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一会儿才说：这么说，以后你，你不再给大家开会讲话了？严代表点点头，笑道：这也是上级的安排。又说：不过我不在也不要紧的，金银路的积极分子很多，你就是其中一个，我走以后，你一定要把金银路的家属委员会的工作承担起来。金银路是个很复杂的地方，是城乡交界处，外来人员多，情况不明，以后如果有什么事，要多向派出所与办事处请示。玉兰点点头。这时，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，在严代表的身边停下，车上的司机叫了声：严代表！严代表应了，向车子走去。到了车门边，严代表又转头向玉兰说了一句：好好工作，再见！

吉普车开走了，留下一缕汽油味。玉兰愣愣地站着，觉得周围只有月光下的一片深蓝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


第五十二章

放暑假了。兰亭、大双、小双、孟桃都在家，蓉生也接回了家，小院里整日都是热闹的，空气里总闻得到娃们身上那股新鲜的甜香。小院里的娃加上秦老师的女儿樱樱，就成了一个学习小组。每天上午，太阳刚暖暖地照着，玉兰便将一张方桌抬出来，放在洋槐树下，又抬一些凳子，让五个娃围着做作业。娃们边做着作业边说着自己感兴趣的话题，那脆脆的像鸟儿般鸣叫的声音传出来，好听极了。蓉生看他们做作业，自己也拿了铅笔在一张纸上画着，不想画了，便自己跑出巷口到街边去玩。每天这时，小院里才是最美妙的。陶芳、万淑珍也会出来聊上几句，叶裁缝的女人和那个叫小叶子的男娃也会坐在门边往这边看。周老头提了香烟架子走过时，总会笑咪咪扔下一句：好好读书，以后做个官人。万淑珍就会抢道：再做什么样的官人也不如你当清乡队长的好呢！玉兰爱一边做了针线一边看孟桃与樱樱这两个女娃。孟桃是瓷做的，樱樱是陶做的；孟桃白，樱樱黑；孟桃娇弱清丽，樱樱却健康秀气；孟桃话少，只爱抿嘴将嘴角凹进去笑；樱樱话多，一笑就要笑透，嘴张开仰着天，露出一排小米牙。万淑珍见玉兰端详两个女娃，便小声对陶芳道：玉兰在挑媳妇呢！陶芳只捂了嘴笑。而玉兰却不知，仍在看着，心想：荷亭以后长大了像她们中的一个也是好的，只是不要像孟桃这般娇弱，身体不要有什么病。又想：以后兰亭的媳妇也像她们中的一个就好了。想着，心里的笑意便泛上了嘴角。

蓉生从巷口进来了，边走边用什么在嘴上吹着。走到桌边，奶



声奶气地伸了手给哥哥姐姐们看：看，我有气球！玉兰伸头一看，脸上霎时变了色，抢过去，一把抓在手中，厉声喝道：把你个肮脏东西！这是什么，也能放在嘴上吹的？蓉生受了惊吓，哇哇大哭起来。陶芳与万淑珍赶到玉兰身边看，原是个避孕套。万淑珍哈哈大笑，说：我说是哪样呢，原是男人用的东西！陶芳嗔玉兰道：娃不知道的，你何必这么样呢！孟桃、樱樱齐去搂了蓉生来哄，嘴里直说不哭不哭。玉兰走出巷口去找了个僻静处将避孕套丢了，回来直弄水洗手，心里说：谁家的呢，做这些事也不收拾好的，只让娃捡了去当玩具。会是谁家呢？竟会用这等方法避孕，很洋派的呢，可这金银路上的人看着都不像是洋派的人，都是顺着肚子的愿的，该怀就怀，该生就生的。这事就一直放在玉兰心上了，想起来就有疑问。

中午，何江玉竟跟在史云霄的挑子后面回来了，见了玉兰、陶芳他们，竟就像没有看见的一样，只埋了头走进屋去，关了门。一会儿，隔壁传出一阵低低的絮絮的说话声，说什么也听不真。玉兰心里有些不忿：真是做了公家人了，竟这般脸色！心中又叹了一口气：这何江玉到底还是受旧思想的影响大，做不到宠辱不惊的。真要多学习呢，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尊贵，你看人家严代表，还有小曹，还有那个牺牲了的杨团长，地位都高，可都平和得很呢。想到这，心中的气也就平了，招呼着兰亭与蓉生吃饭，又放了荷亭下来喂奶，手里顺便端了个碗喝水。荷亭见了兰亭、蓉生在看她，很高兴的，吃几口就玩起来，小眼睛亮亮的，手脚蹬着，嘴里格格直笑。荷亭现在长出样子来了，大模样像玉兰，眉眼处像范中皓，皮肤是那种象牙白，光滑白嫩，很是可爱。见小妹妹高兴，兰亭与蓉生也高兴了，直逗她：妹妹是个小坏蛋！荷亭听了，不知其意，只觉亲切，更手舞足蹈起来，“当”一声，玉兰手中的饭碗掉在了地上。玉兰轻轻在荷亭屁股上拍了一下，咬了牙说：只蹬！看把饭碗都蹬下来了！又说兰亭、蓉生：好好吃饭，别逗她，她疯得很呢！正这时，



听到隔壁“砰”的一声，好像是门被猛地拉开打在墙上，蓉生吓得手一抖，碗差点也掉地上。只听到史云霄喝了一声：离就离！走嘛！现在法院还有人！接着就是“噔噔”的脚步声。玉兰忙抱了荷亭出门去看，见何江玉也正迈出门来。玉兰便说：好好的又怎么了？何江玉冷冷地笑了一下说：没事的呢，只我们两口的事。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巷口，弄得玉兰只愣在那里。万淑珍和陶芳也在端了饭碗看。万淑珍说：人家的意思你们还不晓得，不要你们管的呢！玉兰一会儿回过神来，忙又去看大双、小双，只见两个娃有气无力地靠坐在小凳上，面色煞白。玉兰心中一下涌出了一股酸涩的味儿，直哽在喉头，忍了一下，问：吃饭没有？大双、小双都答：不饿。玉兰说：来姨家吃点酸菜汤，香呢。两个娃摇摇头。大双摇着头眼泪就下来了，说：姨，我爸妈要分家了！说着，两个娃伤心地哭了起来。玉兰也觉得眼睛润了，忙哄道：不哭不哭，大人们都要闹的，闹完了就好了。小双竟说：但愿如此！万淑珍有些兴奋的样子，带了笑模样，边吃饭嘴上边说着：两口子闹架娃受罪呢！陶芳什么都不说，跟着在一旁掉眼泪。

下午何江玉回来了，收拾了一皮箱东西，提着走了，那模样冷冷的。女人们见了，都不好拦着去劝。玉兰只在心里想：早知她学习了以后是这个结局，当初就不应当叫她去的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

听着隔壁没有声音，玉兰又忍不住抱了荷亭推门去看。只见史云霄两手抱了头，弯着腰坐在床沿上，两个儿子一边一个，只愣愣地依偎着他。家里没什么东西，一只木箱的盖还没有盖上，有衣物在里面胡乱放着。玉兰便说：她使小性呢，使了一段时间，自会好的。史云霄猛一抬头，说：她不是使小性，她是势利！当初我当了营长时，她一天只把我捧着，哄着，如今我倒霉了，她就要一脚踢了我！玉兰忙说：夫妻呢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她是有缺点，但也不是你说的这样……史云霄打断玉兰的话，说：你知道她今天在法院里





怎么说,她说我是国民党的旧军官,当初也是因为躲日本人家里人才匆忙把她嫁了,她和我没有感情基础……如今是新社会,她不想再过这种带了旧社会霉味的日子了,要和旧生活决裂……说着,史云霄哽咽了。玉兰心中一惊,一个念头飞快地掠过:何江玉是铁定了心离了。忙又问:法院怎么说?史云霄说:法院能怎么说,只说类似的离婚案已经有好几起了。他们叫我们回来,说再冷静地想想,说离婚与结婚一样,是大事呢。玉兰点头道:这话倒是说得不错的。史云霄又说:你看她,都等不及了,竟就收拾了东西住宿舍里去了!玉兰说:那你呢,你在法院就什么也没有说?史云霄说:我能说什么呢?我就说孩子都有了,是一双男孩,读三年级了,快十岁了,不能没有妈,要说没有感情,怎么会有孩子呢?玉兰问:法院怎么说?史云霄说:法院的那位女同志就说:男人女人在一起,没有感情也能生出娃来。玉兰沉默了一会儿,说:那法院叫你们多久再去呢?史云霄低沉着声音说:说是,实在过不到一块,经调解无效,就去离了……玉兰听了,心里好沉。停了一会儿,史云霄又抬头看了玉兰一眼,说:他大妹子,你看我,还活得像人么?说完竟将头埋在手掌中,呜呜地哭起来,大双、小双见了,也悄悄地抹眼泪。玉兰心里难受,但嘴上还是说:也不必这样难过的,也许她也是看了她周围人的过法不一样,一时性起了才这么样的,等以后一个人过着,冷冷清清的,没个娃的声音,也就会回心转意了。当妈的人了,也不是说分手就分手的,分得了你,也难分了娃的,我知道,离了婚又复婚的也有的是。听了玉兰这话,史云霄平静些了,用大手掌抹了两把泪在床单上,点点头说:那好,我就等着她回心转意。隔壁忽地爆出两声喊:爸爸!爸爸!玉兰的心跳了起来,知道是范中皓回来了,忙告辞了出来。

进了家,只见范中皓一手抱了一个娃,嘴里直说:好沉好沉,爸都抱不动了。玉兰忙喊:还不快下来,也让你爸歇口气再疯!范中皓见了玉兰,放了两个男娃,又把荷亭接了过来,笑说:我要好好抱



抱我的荷亭了,想死我了呢!荷亭呆呆看了一下胡子拉碴又黑又瘦的范中皓,慢慢地咧了小嘴,又“哇”地哭了起来。范中皓笑了,用食指轻轻拨了她的小脸蛋,说:认不到了?我是你爸呢!玉兰忙接了过来,说:你这次走了也有四五个月了。范中皓笑着叹了口气:唉,以后,还要多回家才好。玉兰把荷亭背了,烧上水,说:还有饭呢,先吃着,一会儿给你做面片。范中皓说:也不饿的,早上和梁柱在麻江才吃了来。玉兰说:还才吃了来,看都几点了。又问:梁柱呢?范中皓说:车到浅水滩,他下去找他表姐去了。又说:这次带了些鸡蛋、腌肉,一会儿你一家送些去。玉兰应了,倒了热水瓶的水在盆里说:来洗洗吧。范中皓就上前去洗了。玉兰又问:这次出去还平静?范中皓边擦洗着身子边说:平静。也有小股的土匪在闹,掀不起浪了;农民都有了自己的田土,都忙着侍弄去了。走哪里都是个过日子的样儿。玉兰问:没有以前穷了吧?范中皓说:不是灾年,又不见战祸,看样子好过了许多。穷是穷,有些年轻人又去了朝鲜,不过,会好起来的,稻田里全是绿油油的稻苗,风一吹,好看得很。又说:我这些鸡蛋、腌肉,就是在湖南乡下买的,不是过安稳日子也轻易买不到这些。玉兰说:我想多给老史家送些去。范中皓说:随你,够你和娃吃到冬天就行。玉兰靠近了低声说:他这个家,要被何江玉毁了!范中皓瞪圆了眼睛,手也不动了,嘴里只“哦”了一声。玉兰说:你洗吧,洗了到屋里给你说。

待范中皓洗了,玉兰把兰亭、蓉生赶上楼去,把知道的细细地给范中皓说了一遍。又说:要说呢,都怪我,早知就不在严代表的面前推举她了。范中皓点燃了一根香烟,吸了几口,一会儿缓缓地说:你也不必自怪的,她要有心毁这个家,找着理由也就毁了,只是成了公家人,快些而已。又说:当初我见这何江玉,第一眼,就看不上。玉兰瞥了他一眼,说:又胡说了。范中皓说:真的,你不觉得她这人,看上去很阴么?跟你们几个不一样的。玉兰讽他道:你真要会看相,明日也进城摆个算命摊子去。范中皓不接话,叹了口气自